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吳子

於越雲茲居士陳玖學

男廷傑廷侃
廷傳廷价
訂正

友仲忠嚴廷諫全校

孝起衛人為魯將破齊師因讒棄魯降魏迨武侯信田文競

圖國第一治國之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起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魯文侯曰寡人不

好軍旅之事此伴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言以事之見者占

者察君之來知君之存心於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言其以革為長戰二丈四尺短戰一丈二尺革

車掩戶高大縵輪縵蔽其輻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言其為戰不

識主君安用此也以此規知君欲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之譬猶伏雞之

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此見

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此言徒勇之害以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

問孫吳皆以知兵名著書比吳尤為詳盡然孫與吳王入郢而無謀以救其敗吳則始用於魯而破齊繼入於魏而制秦晚入於楚而楚伯且成功反在武上其故何歟明主修文治武吳子意重

在武特帶

言文耳蓋

見武侯有

尚武之意

故為此言

其後意為

文侯立武

功不知圖

國還宜重

文也

國家教百

姓而親萬

民

國家先和

而造大事

先和在教

百姓而親

萬民處大

事謂征伐

也

義者所以

行事立功

事功者看

事之成就

處為功義

則如湯武

之舉順天

人是也結

治武備。文武並用明主之所為也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逮及也義主斷

制而見敵不進戰則不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後哀之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

醢吳起於廟立為大將軍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戰六十四餘則均解闕土

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先教畿內之百姓而後親畿外之萬民此篤近舉遠之意所以教之

親之者孝弟忠信是也斯則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

心和順而可造征伐之事矣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此厯言不和之弊是以有道之主將用

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先和正應前教百姓而親萬民之意大事謂征伐也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

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雖和於民矣猶不敢信其私謀而必告於祖廟及啟元龜參天時而皆吉焉然後敢舉其大事也民知君之

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言民之悅於進戰如此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道者事物之所當行是也乃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始初之稟受者耳義者。所以行事

立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惟初之稟受者耳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要機也凡事得其要機斯可保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

不合道業一云禮是保守之要亦通守成業。一云禮是保守之要亦通。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

不可見矣。此言不能脩德之害。是以聖人綏之以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其所當行之道理之以義。理治天下必以

守成之意
要者所以
保業守成
聖人綏之
以道
凡事物所
當行者為
道以此綏
民創業守
成具是矣
聖人理之
以義
義為行事
立功之本
然必以仁
為本以義
為節
聖人動之
以禮
聖人撫之
以仁
撫以仁如
湯武之吊
伐而不為
暴虐也
四德修之
則興
湯武舉順
天人

義動之以禮。動作天下撫之以仁。撫字天下此四德者。脩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

伐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民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言國家之興衰係於四德之脩廢故湯武

放伐而人悅之者。以其脩此四德而舉

事一順天人耳。此見四德之當脩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

足以守矣。此言教民禮義而使知有耻則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必親上死長而足以戰守矣

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此言戰勝之易而因著數勝之害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國王二曰爭利。取土三曰積惡。二國四曰內

亂。弑五曰因饑。民窮思亂此言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即爭二曰強兵。即爭三曰

剛兵。即積四曰暴兵。即內五曰逆兵。即因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

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此因上五事而言其名義如此五者之服。各有其道。

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言五兵所起服各有要道也

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辨別尊卑飾上下之

儀。上下不安集吏民。使各順俗而教歸正。便各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此上五者皆國國之道下文又因所問重

止君臣

制國治軍必以禮義
制國治軍只一意思
禮義而使有恥則必
親上使長而可戰可
守
天下一勝
者帝
五者之服
各有其道
料人國國
之道
國國之道
不止料人
武侯之問
偏矣起先
以謀君臣
四者而後
及募良材
最得
明王謹君
臣之禮
君臣國之
主禮度不
亂則休統
正政事理

在料人故
申言其事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
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
秦穆置陷陳

三萬以服鄰敵
此三君乃簡募良材以備不虞之明驗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
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為

一卒
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
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

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
棄其城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
此簡募良材之實正

所謂料
人者也
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乃軍中

之練習精銳者也有此三千人可決圍屠城矣又何足虞乎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此道可立

聞知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用人得宜則民安其田宅親其有

司則守已固矣
民安業而親上則守必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是君非隣則必樂戰而勝

矣○武侯問治人之道而起皆以自治者告之可謂知治本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

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

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
是不得師友
楚國其殆矣
況王此楚莊

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明王順俗而殺

明王問良材以備不虞

此正料人以國國之道如齊魯秦三君其微也五軍其實也結宜發前謹君臣四意以先求功順治意強國之君必料其民五者軍之練銳守固戰勝之道

能得其師者王

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實

此題不必用下六國

料敵第二 此篇言料度敵人之事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四面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實。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先論六國風俗之策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概論六國之俗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此詳齊陳重而不堅可以夾擊也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關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乘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此詳秦陳散而自戰可誘而擊之也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此詳楚陳整而不久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

虞。此詳燕陳守而不走可疑而懼之也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

來講蓋只就武侯言則議論使小宜泛論然徒憂無益當求所以戒之之實方可

問吳子云不下而與敵戰者八不占而避敵者六其說何如

師此其勢也。此詳三晉之陳治而不用惟來則拒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貴之士力去則追以倦其師此擊三晉之勢也

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言於

有力有能者簡選而別用之親愛而貴顯之則自可為三軍之司命矣。其有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

爵列可以決戰。在吞噬敵者加其爵位之等列則可以決其勝矣厚其父母妻

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則此堅固行陣之士可以賞罰而勸畏之能審料此

可以擊倍。審料此等人而用之可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

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早而起刮冰濟水不憚艱難。此敵人冬二曰盛夏炎熱晏

興無間行驅饑渴。晏晚興起不間歇務以取遠。此敵人夏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

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此敵人久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

無所。此敵人乏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此敵人馬俱困六

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此敵人日暮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

三軍數驚師徒無助。此敵人將吏不能懾服八曰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

隱半出。此敵人行軍敵如此者擊之勿從。文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

人民富眾。此富強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此有恩惠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賞

之國

用兵須審
敵虛實

用兵之道
何先

得宜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任用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師多六曰四隣之助又通結上大國之援鄰國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總上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言者而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此言敵兵不整故可敵之外以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止不敢以其內句以半擊倍百戰不死此言敵兵未備故可以半而擊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下文敵人遠來新至

行列未定可擊未定則既食未設備可擊未備則奔走可擊奔走則勤勞可擊勤勞則

全未得地利可擊無地利則失時不從可擊失天時則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路中

未涉水半渡可擊水中兵險道狹路可擊險狹則前旌旗亂動可擊兵無陳數移動

可擊人心將離士卒可擊上下心怖可擊心怖則凡若此者選銳衝之選銳卒分兵

繼之分兵繼急擊勿疑擊之則必勝矣

治兵第三此篇專言治兵之道

問四輕二重一信之說果盡用兵之道乎抑亦有未盡於此乎勝兵以治為

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三者治之所由生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易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此四輕也進有重賞退有重刑此二重也行之以信此一信也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

治字含下居動進退前却左右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意

又問曰不

在眾乎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此言不

也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此言其兵投之所

往天下莫當此言其治而勝也名曰父子之兵總結其不可當意與不可當意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

用上令法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治字照前節治字看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

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

屋之下示敵以死使敵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受敵如此庶可保全故曰用兵之害

必死示敵以死使敵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受敵如此庶可保全故曰用兵之害

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

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

軍。此所謂以一教十者也。下文乃詳言教戒之事。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吾近待敵之遠。來以吾

敵之飢餓。此教以治力之事。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

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器是謂將事。斯則不死其不能。不敗其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

知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

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

者。大山之端。當天竈。恐為敵所衝。水所沒。當龍頭。恐為敵所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未

崔。後玄武。中招搖在上。從事在下。畫五星於旗上。而從事於其下。將戰之時。審候風

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風順則呼噪而從。戰風逆則堅陳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畜養士卒。所乘之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

吳子
子
五
婦葉山房石印

總文武者
軍之將
五慎是文
勇是武兼
總二者乃
可為三軍
之將然文
宜先武宜
後結發任
將當專意
將之所慎
者五
慎此五者
則武而能
文矣其用
自剛而知
柔矣

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蹄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此概舉畜馬之事車騎之具鞍勒御轡必令堅完此併及駕馬之具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此再舉馬之飢飽勞佚而丁寧之也能明此者橫行天下明此畜養之方則馬輕人人輕戰可無敵於天下矣

論將第四

凡五章前三章論為將之道後二章論試敵將之事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文者下所云五慎是也武者下所云勇是也兼之則可為三軍之大將

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剛柔並用者行兵之事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

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此言武勇不可徒恃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

法令省而不煩

此言為將者尚文之事

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此併及為將之禮亦文德

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申言具有死義之榮無幸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萬之師

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兵氣由將而振故曰氣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

知此四者
乃可為將

過是謂地機

險要既得則其地可守故曰地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

相咎是謂事機

勝敗由我事機使故曰事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

器用

利人馬服則力自充足故曰力機

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文總上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仁德所致

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

威勇所致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知四機可以為將而又必得此威德仁勇之四德斯可謂國之良將也

吳子曰夫聲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

此言三者之用

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

此言三者之當重

三者不立雖

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言三者之效如此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

而察其才能因敵形之虛實而用吾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

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颶風數至

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凡十一事總詳占將察才因形用權之意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敵將之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使賤而勇者。將領輕銳。兵之以嘗試之。務於北。奔無務於得。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諠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此試敵將之術也

應變第五

此篇言倉卒應變之事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力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播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晝夜各有節束麾左而左。麾右而右。承旌旗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承金鼓不從令者誅。總二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言三軍節束有素。雖使卒遇敵人不致敗亂矣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避之於平易之地。而邀擊之於險阨之地。

則其眾不足恃矣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阻險

以地今有少卒。卒倉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

寡者務隘。此節申言邀之於阨之意。言用兵眾者固務易地。而用兵少者則務隘地也。此論以少擊眾之法。

大哉聖人之謀

武侯問曰

敵人有師甚眾

既武且勇力背大阻險右山左水

地利深溝高壘

守以强弩

固防

守退如山移進如風雨

有節制

糧食又多又足

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

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言欲決勝於此非車騎之力所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

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

路五軍五衢

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五軍分為五路則敵若

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

敵以固守吾當間諜以觀其慮

彼聽吾說解之而去

說則解之而去

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

若不聽吾說而斬吾使焚吾書則在戰勝勿

追防其

不勝疾走

引其入我伏

如是佯壯安行疾鬪

若佯敗誘當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前

一後以孤其勢

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一左一右以襲其虛

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此乃攻擊

利此擊强之道也

强敵之道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眾彼

寡分而乘之

分兵更迭以乘之

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

以方法從之而無止雖眾可服此言敵

而應之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

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

遇此險地即當速去

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

問遇敵於山谷與遇敵於水澤或敵眾而

吳

子

七

掃葉山房石印

我寡或我
衆而敵寡
應之當何
如

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察其軍旅治否若其陳亂則必擊之矣此言遇敵於高山深谷當進

兵薄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

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選才力之士眾寡輕足利兵以為前行軍行

之分軍列騎隱於四旁匿於軍之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兩軍相去數里敵必堅陳進退

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移營山外以示敵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更番

使敵不得休息此谷戰之法也此山谷中交戰之法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傾車輪沒車轅水薄車騎大水逼舟楫不設曾

預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水情

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留居水旁令人登高瞭望而得水廣狹淺深之情乃設奇策以勝之敵若絕水

半渡而薄之此水戰之法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以天之情雨為行止貴高賤下以地之高下為行止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堅

強之車以馳必敵入若起必逐其迹敵若起行必尋其去迹始

由高燥之道

敵若起行必尋其去迹始

堅

三者人主之所恃
人主所恃以勝人者
在此三者而嚴明賞
非所恃也

武侯問曰。暴寇奔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勿輕出。以應之。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歸還務在疾速。行列必不連屬。

追而擊之。其兵可覆。此擊暴寇之法。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用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器物。收其可用之物。

軍之所至。無刊伐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此攻城破敵城之道。

勵上第六此篇言賞功以勵眾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

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自始至終。人皆樂之。此人主所恃以勝人者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進有功者。主所恃以勝人者也。

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列。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自知激勵。此即致三樂之方。

饋席兼重器上宰。次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

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亦以功之大小為差等。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

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示不忘有功之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

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數萬。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上的起下句言士氣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

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言無功之人雖有五萬之多，而其氣則衰，故雖令已率之以當敵，必不能勝，而遺笑諸侯，喪失

威權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以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死賊投棄身命，故人雖寡而其氣則盛，雖千夫不能敵矣。設此為喻。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一死

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果以五萬眾而勵其氣，如死賊之喻，於是以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

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勵士卒之功，以少擊眾皆激。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

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敵皆無功。

此亦激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勵之意

按吳子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然所言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較之孫子區區逞智尚謀者不同。高氏子畧曰：起之書幾於正武之書，一於奇，亦有低昂之意。豈起嘗學於曾子，故其立言亦有自歟。